

集部

滄溟集卷二十

明 李攀龍 撰

傳

總督薊遼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王公傳

王公忬者蘇州太倉人也其先始興文獻公導遷江東至宋左司諫縉從分水至元夢聲為崑山學正因家焉故崑山改太倉夢聲之孫琳生輅武宗時王倬以進士顯名為南京兵部右侍郎即輅子也倬生忬舉進士選

御史屬皇太子當出閣疏上重師道撿宫僚戒淫戲者三事世宗納焉又中貴人宗興行萬金求領東廠公論罷之出監河東鹽法歲餘以疾歸閒復為御史按湖廣至輒劾方岳郡守貪不職者一人不及代也時中貴人廖斌填承天公謂曰貴人所不魚肉吾百姓者吾請事貴人貴人所不知而含人子魚肉吾百姓者吾請為百姓治之不以及貴人凡吾有所裁終始全貴人耳還復按天順八月敵數萬犯古北口公具聞上請屯京城而

身往守通州已而敵果大入至通竟不能渡河而西上
謀諸輔通獨完乃超為僉都御史經畧通州以東諸軍
會虜退衆議欲補京軍公又獨請汰之歲可減漕粟數
十萬得沿邊數萬壯士及請築京城外郭設薊遼總督
置通涿昌密為四鎮奏上各次第覆如指何公棟既總
督遼薊與大將軍仇鸞調諸邊兵數十萬衛京師而公
兼治餉鸞挾上愒公以軍興法公若為不悟而身歷諸
要害為伏芻粟即鸞所遣騎異道至咸取給焉乃上請

得三千騎與臣因糧車為戰守可以無乏軍興頃之歸治餉戶部召還京鸞竟詘而公得無以賄免壬子巡撫山東凡三月巡視浙閩提督軍務亡何改巡視為巡撫請誅賞便宜行事南會二廣北會江左諸鎮犄角應援也屬倭賊王直徐學毛勳輩襲我公夜縱狼土兵括蒼少年以俞大猷湯克寬擊之鹵獲倭生口百四十三首百五十級焚而溺殺者數百人軍大振以尹鳳將閩兵徼於表頭北茭諸洋又鹵斬百餘級奪生口二百餘後

先以捷聞是時賊黨蕭顯率勁倭四百餘屠吳郡南沙還逼淞江淞江守告急公曰吾嚮所請犄角者非此乎以别將盧鏜掩擊大破之斬蕭顯餘衆潰入浙中大猷諸將徼殺無子遺是役也越境而殲之且陸勝賊矣因行部凡二十餘縣計倭所由道次第畢城之獨慈溪謝不可公去一歲而慈溪破始就城相誚不蚤聽王公言公在浙閩可二歲凡一十餘捷功次三千餘所得沿海大猾為倭内主者繫之覆其家數十人賊自是無與鄉

導往往食盡遁矣甲寅移廵撫大同先是敵入大同没
大將覆其師撫臣坐失律下獄議置代未決上諭相嵩
中外臣誰真忠者嵩惶恐不知所對上曰吾嚮所自拔
者王忬耳遂下手勅吏部朕念大同須得人其以忬往
故事唯置相用手勅葢異數也比至鎮上書具言歲侵
乏軍興狀請大司農金錢十餘萬賑之活者萬計會敵
復入邊與總督許公棟合兵徼破之捕首級百餘鹵馬
牛羊稱是捷聞進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明年薊遼

總督楊公博入為兵部尚書議置代上度次用公進兵部左侍郎兼右副都御史既代而敵帥把都兒黄台吉打來孫等數萬騎入犯古北喜峰冷口諸隘公悉發兵拒走之條上八事報可乃分遣諸大將趙卿輩以馬步兵十餘萬守諸隘游兵佐之與宣大督臣約諸地在宣大而險在内者移宣大兵為内守地在薊保而險在外者移薊保兵為外守九月敵悉衆屯懷來川攻南塘黑衝峪已又攻大石溝公各發兵拒走之捷聞進右都御

史兼兵部左侍郎如故奏减諸路防秋騎兵馬六千餘匹曰守利步不利騎奈何以二戰士食供一馬非策也敵先後侵遼陽所發兵敗之首級數百又招徠番漢一千五百户丙辰上欲用為兵部尚書輒不果時大舉討倭發兵五千人以裨帥尹秉衡往有功九月打來孫等又犯喜峰一片石諸處公督兵拒走之明年敵闌入灤河頗有所殺掠復督兵力戰走之詔切責奪一官為右侍郎兼僉都御史餘如故會兵部員外郎繼盛疏嵩父

子為所陷抵罪公寃之公子世貞又為護繼盛喪嵩父子益銜之矣明年把都兒辛愛打來孫俺眼他皮各以十餘萬欲分犯馬蘭義院諸口諜有備不敢發詒復所奪官明年戊午敵入遼左我師一歲凡三捷九月敵王文土蠻黑石炭諸部十餘萬騎駐大鹻場以精騎七千犯界領罰捍領以大將歐陽安馬芳等拒走之數萬騎入黑谷領以摽中軍張倫等破走之而練兵之議起矣是時兵歲益壯可省調發十之六七大司農省軍興芻

粟稱是見以為名美而戍卒多選耎不習戰所勾募取充數而已諸將計不敢任而調發如故公乃為疏具列十三事請以三歲舉之明年敵又入遼陽以楊照大破之獲首級八百有奇鹵馬牛羊夷器以千計故事獲首虜至二百即以捷聞至四百以大捷聞令至八百以萬故顧無有為上言之者故事春防所調發兵視秋省十之五至是以練兵故復汰其二而敵辛愛數萬騎挾朶顏帥影入侵孩為鄉導諜入寇我我所遣諜多被殺公

乃請援兵不聽敵竟入潘家口我以輕騎繞出其前凡三日引去尾擊之捕首級百事聞上乃知前所請援兵非謬第録諸將歐陽安輩下獄而御史以嵩風旨且論殺安會御史方輅受草都御史鄢懋卿言公病悸不任事負上恩當罷狀遂逮制獄論殺公隆慶改元世貞守闕下白父寃狀以詔復原職公好稱説經術而長於吏事凡三為廵按一經畧一提督三廵撫一總督所推轂賢士大夫偏天下也賛曰大臣之處成功難言哉庚戌

虜犯京師中外洶洶公先策必至以聞而身守通州使不得西渡河嚴邑巽翼輔以無恐肅皇帝張皇備邊左顧右眄念無可與所立一總督一大將軍而公以督餉叅閣並見倚重尋視閩浙旋移大同敵遁已則奉而南倭遁已則奉而北非不欲任久之以聽厥成而天子勵精方稱緩急圖輒効喜自拔士號為大同得人異數寵之以逼帷幄之臣度次薊遼而公拒走大敵者六至有一歲三捷者奈何不免嵩父子文致之也自練兵之議

起而間以生奈何比年治師不中調發自期三歲也所
疏十三事具是矣天子方喜自拔士號得人度次以薊
遼乃有上言不任事負國恩當罷則誰為之者激極而
反大臣之處成功難言哉余觀世貞上疏追訟父前功
曰敵入遼左臣父忬以總督督總兵楊照輩便宜發兵
擊破之斬首八百餘級策定城池功施邊境嵩父子嗾
削臣父功狀並薄照賞而壅先帝捐骴之明成化間總督
王越潛師出塞至咸寧海殺首級四百餘級封為列侯

臣以為比罷則遼陽為肘掖之地於我為必應量敵則掠出榆林塞於敵為惰歸用師則楊照一部將計勝則首功過當威寧者多而懲其深入者悛慮敗則潛師出塞劫以取捷者危越封而臣父不録令當先帝之世無以春秋耀軍士而示天下以非常功不知遼左之役見以為狎戰而嵩得持之威寧以汪直與俱出塞氣奮人主同功一體者乎將相不調和自古患之矣

王中丞廷小傳

中丞初以大司徒主事分曹太倉與宦者奉秫米相持也既聲聞朝廷改監察御史而領度支宦者奉尋罷亡何疏尚書鋐治大冢宰不奉職狀忤旨謫亳州稍從崑山令崑山故相某視縣令家監爾即所欲令為之不欲屬之雖屬之公弗與為之故給事中某者公不與為之矣雖欲屬焉不能也及兩人皆聞知各自失也相巨室大臣給事中雖廢然揣上意從私家祠有所祈不領於天子之祝官歲時聞上覬復收我者為之乃相與持一

令短長何不至也而公即又來守吳郡則吳人欲之矣郡别駕某所治逋租者獄繞一牘爾坐在戍籍當遣者六十人捕夫得者又三百人公趣謂御史君曰異哉如以檄大司馬府中豈無令主伍吏望見籍而走乎戍者一人主送至戍所者二人捕未得者妻子一人捕者一人是千人之獄也御史君勃然寢之矣徐某者既以其貲為太學生而復持其兄某陰事署而揭之途御史君又以其署按其兄使在遣中公廉知其為署某陰事者

某也曰兄不義而穢於家弟不諱而播諸國其兄已髡鉗對主伍吏某安得儼然因以為利大冠若箕日沾沾父老前也乃奪其太學生郡歲以籍錢九千緡市尚方物輸少府而司寇某者其子欲之公不與也往求毘陵郡錢六千緡與之已而給事中舉奏司冦免之並奪毘陵郡與者官吳郡尚方物至令有司者市之遂為令自公始也可謂不畏彊禦哉

霍長公傳

霍長公者西河人也既少孤而母太淑人李年二十餘歳以故失不為儒太淑人常恨之公曰往而不可返者親乎懸而不可知者禄乎昔在襁抱以有今日即使不肖孤列鼎而祭先君子孰與竭力耕田之逮太淑人存也且為儒不成必難中棄而妨遷業孤豈敢薄諸生獨以白首鄉校猶日呻佔如病嫗之就蓐使其父母匏瓜畜之而進退維谷坐自朽腐是為從吾所好耳公猶是稍治産所致太淑人耳耄之餘亡何施予徧族黨矣無

何橋梁之役徧四境矣而産猶治也蓋公自計其力足以供甘毳則推及施予不使有一日之積云公素坦率煦濡與群處然耻夸毗雖狎必以義無大小無敢忿爭即忿爭曲直一聽公無後言者人以此益附公公既貴有輿馬且年七十餘不以乘也每出入安步里閈中無異布衣時曰吾幸未遽庶幾與里門故舊遇諸塗何可使其引避而轍迹畏人將無挾兒輩尊寵於車上儕哉有司鄉飲酒公嘗一當大賓後輒謝不往曰吾始不圖

得從父母之邦見唐虞養老以燕饗甚盛典也一之為
冒而復抗禮邑長吏以煩官府僕僕起居乎公是時已
封御史進中丞少司馬凡三命故自謂將無於車上僯
云郭太淑人亦年七十以公之家而猶不斁麤糲之食
曰吾與君子同事李太淑人糟糠不饜若將終身雖令
暴貴七十餘矣何能異為婦時也豈以吾紀為不能事
我者乎其夫婦同德如此賛曰史謂孔子數稱介山子
然者豈之推之後邪晉之多賢由來遠矣子夏既居西

河之上序詩教授所與友田子方段干木其人也霍長公家食不蝦麤糲安步里閈不以輿馬非故讓也方其布衣時晨出夜入自以性之恒啜菽茹藿自以味之極一旦使之俟駕而後行式閭而後過苦矣品列而後御味備而後舉厭矣不然則一以抑損豈謂坦率乎西河之俗蓋猶有蟋蟀伐檀之風焉其論為儒非獨疾夫不成也之推之母固曰身既隱矣焉用文之然以有激將求使假儒之名以自好者非劾於世不得藉口耳公之

意蓋因以為訓也既已三命乃鄉飲酒則謝不往其出處大義廹斯可見雖曰未學謂之學矣其斯以謂質行君子哉得其子而益顯也

長興徐公敬之傳

公名東始居約時游邑諸生間莫能厚遇久之授弟子室里中非其好也則曰嗟乎大丈夫生不能游大人以成名即當效魯仲連布衣而排患解紛令千里誦義爾終安能嘔嘔為章句師坐帷中日夜呻其佔畢從群兒

取精自食乎會邑富人許公女年二十不嫁欲求賢夫如公者公是時年三十矣乃脫身游女家女家素長者里中少年多侮之即妻公又皆來侮以訾公公問許公豈負是屬而欲報之然此易高耳今我在也而彼皆籍吾家令我不維是子揖行皆魚肉之矣亡何微知少年家陰事以令里中里中皆謂少年彼不上書告君即利劒刺君矣少年家顧且因許翁奉百金願交驩公公乃以所奉百金益市牛酒更名外家宗人及里中父老日

高會數問其金餘尚有幾所趣賫共具曰里中少年豈不多豪然無奈此牛酒共具我何公既已脫遼陽大賈某氏之阨而某氏曰操百金將進公及見公侍酒至暮口不忍獻百金邑有豪亭父朱某者好衆辱人公一日從旁數之曰朱君太横哉朱乃瞋目視公曰客何為者居邑屋至不見敬於若乎乃大挫公公佯不問一日袖四十斤鐵椎謂朱曰不聞信陵客椎殺晉鄙事乎朱跪曰吾始以先生為庸人乃今知之遂相舉飲謝而去時

江南大饑斗米千錢而公門下多蒯緱之士然歳入實不足以奉賔客至鬻宅子錢家不令知也公始與諸兄同居及往許翁家諸兄皆聽公去不收十年之中公盖再致千金即諸兄甬匐來稱貸公又未嘗以無為解焉公嘗謂何知積著好行其德者為享利吾予人若棄之假人若忘之即有償者是自實其義吾不忍為也公蓋慕吳監門卒之為人而游於酒哉朋友相覶歡然道故飲可五六斗而醉二三客前奏琴未嘗不為鼓一再行

而據地歌矣即長興令名公公又謝病不能往公雖布衣然見邑中長老好問民所疾苦嘗謂長興西從方山來可百里所故不多為陂誠得瀦水高下更相受溉可令畝一鍾何憂暵哉城南諸田即患茗水暴至然以隄善潰爾築令廣一二丈所何慮不障又可樹桑千畝因掘地為池可養千石魚即雖汙邪且不失芡牧其中獨柰何棄百世之利不為乎公既口畫縣中事縣長吏愈益重公門外時時以千旄來然其時民治渠少煩苦不

欲也今年公七十有九矣尚善飯遇客無所敢失即有從季子中行來者與許夫人為夜灑掃早帳具至旦不倦蓋中行未遊京師所交已多大父行知名之士矣余為郎署中時中行嘗語余曰吾嘗諫家大人至篤行即所言邑長吏治渠事煩苦不為也以大人之義與邑中長老共數百頃田何不成也家大人謝曰吾聞興百世之利以親附百姓者邑長吏之事也且吾邑長老居閒者終不語今長吏幸而聽我我又奈何從邑中奪賢長

吏權乎其為長者如此

杜長公傳

杜長公常者鄞人也以文無害試補奉化縣功曹在家人時嘗稱詩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曰信斯言也予幸逮事王父母又以勤父母予奚賴焉其為王父母供具一視父鎬供具曰王父母固安大人供具矣所執王父母喪父鎬無不如己自盡者而不知其所由辦也長公既收弟仲於維揚而為季有室以託姊子然後嫁從女者

三如其女葬不能喪者如其弟仲崔籬賻賵至無暇日不爲厭焉長公出入邑屋少年輒自避過而與之言則趨婦姑勃磎不出梱閾亦自曰將謂杜長公何同曹掾其患疫諸曹掾舉以其妾故引去且止長公長公曰廢朋友疾病相扶持大義而借小嫌以自解何以稱同舍兄弟人孰無急難而坐棄之也每往必有所與俱執火竟夕身傅匕劑其妾顧以此無間處衆始服長公達節云再補蘭谿縣功曹蘭谿令謂奉化令曰大邑多君子

今安得有杜掾其人哉奉化令曰其人故奉化功曹也其取重如此先是長公值橐中裝於蘭谿之塗舉以儆亡者亡者至謂長公曰橐中裝都科也將輸縣而先門假寐道左屬縣官出辟客倉卒遺之蓋五十金舉者逺矣然此其地也長公曰此其地固在索之豈逺乎即舉以畀亡者亡者捎十金謝長公長公曰十金孰與五十金爾豈以我無所置之也遽辭而往章公居仁嘗謂長公雖在功曹中賢行不可及矣尋授廣西龍江驛丞有

以藤自毒殺者其家誣怨家殺之郡太守謂怨家實殺之也以具獄憲司則移長公長公覆而輒見其寃狀大守惡其反也而笞之長公曰憲司豈少廉武吏而移之驛而乃撓於成案重辱命也笞之不猶愈於殺人以免乎屬征蠻之役幕府檄從軍疾作而卒於邸後五十年而孫思舉進士遷青州太府方為良二千石云賛曰越之俗譏賢者惑焉同曹掾疫長公不憚躬調護之可與立哉及覩所畀亡者槖中語其調笑疏於叱詈舉五十金

若亡者自取之望望然惟恐得我又何可啗以利也有是驛吏不難於不阿郡太守意有是憲臣不難以殺人大獄屬驛吏者令無笑夫令無笑夫

晉陽王次翁傳

次翁子使君名道行弱冠擢進士給事尚書大司寇省中余時為郎亡何使君補鄧州余尋出為鉅鹿郡明年使君遷覩郡比二千石往來二御史臺若部刺史必直使君與使君相勞也雖已聞次翁為人翁名尚智字哲

夫陽曲人嘗補郡佐子貟不就以貲假幹掾省中十餘
年除薊之義豐驛馬驛於京師東北諸邊為孔道次翁
乃籍正厨傳筆使諸走約客至當御者往葢三年所車
馬捷於羽檄使者應乎烽火未嘗一日詣對幕府矣再
遷北地之北峽關北漢障塞尉譏客出入明年棄官歸
太原屬使君已舉於鄉視筍中倅纔二金笑曰腆矣一
抱關吏何功於上也尋從使君鄧州使君問政未嘗為
質焉旁引成事而已及使君遷大名乃輒不敢復問政

曰吾何能從兒子輩數數操郡長吏事乎翁魁梧美髯長者少不視産而長翁乃善賈乃翁撫長翁子則無不若己出語人曰兄子某病吾則終夜不能寐然有過又未嘗不譙讓之豈為第五氏哉即晉陽長老亦言翁俶儻狀視仇家若不可解者卒如初不著於睚眦里中緩急翁輒與居間然計畫之耳不必人人嘗施焉以故里中曲聽翁請言事不頤金矣余猶記使君在鄧嘗使人於諸郡徵當侯太嶽祠官者狀時祠官方貴幸余所為

侯輒不與諸郡同人以報使君則使君從鉅鹿之所為
次翁屬在鄧也後使君從大名遷鳳翔太守移蘇州太
守禦倭於城下寇竟失利去稱治行第一云次翁雖不
視篚即在驛塾諸驛在關塾諸關一日越人喪生者傳
過之罷矣翁輒奇焉延使使君卒業為之有室蓋三年
以裝去次翁所為使君亡慮十數師類如此以故弱冠
舉進士不十年三為大郡視㝡俸筒中二金實腆矣廉
吏何不可為哉余惟世之君子重與人為善也誠曰莫

途窮奪然後罷逐然後去斯笑之矣至無所為而棄官則又從而極之曰是先奪而圖罷先逐而圖去計之狡者也是計畫無復用之而竊輕富貴為名高者也是恐卒不可測姑以自避以緩人之跡我而將以復進者也不知計即狡亦徒為罷去耳身已隱矣安用名高愈避跡愈著夫又遑恤我後乎是三者故皆不出於患失何世之君子重與人為善也余覩次翁棄官歸時年未五十一抱關吏耳此三者何以稱焉

何季公傳

何季公者名積字良慶故姓徐系偃王後子孫稍遷歙之傳谿元末有萬億者始易姓何再遷休寧凡五世為兆義兆義生政景皇帝時用鹽筴起應詔輸粟塞下值虜大入猝獲良馬以免顧槖中裝百金耳乃即歸而廢著以復是瓦解之術也何以稱少有闗智即百金不猶當奇勝邪遂返塞下居數歲果再致萬金政生耀耀生季公生逮壯而伯若仲長已各倍公乃兄弟與俱徧

游江淮吳楚間所至雍容為閭里率相矜以賈咸謂季公有家約也先是公父舉明經授長河丞公勸之往蓋三年以循吏稱載在邑乘矣二兄之亡也公慨然曰曩吾以愛弟奉二兄江淮吳楚間舉槖中裝託我我今乃令諸孤無息業哉蓋終其身無私藏亡何御史君受寧遠令又勸之往曰無念爾祖使我得稱長河循吏子更能得稱寧遠循吏父乎自是寧遠君卒以卓異聞名拜南臺御史也公因就南臺覘御史君所為治狀獨持大

體矣乃趣還休寧營萬安里而老焉縣大夫舉賔射必迎公公彊為出竟不再然閭里耆功待公舉火者十數家未嘗以居常謝客為解也公以季子金孺人以季子婦得當父母驩公自折節伯仲間事如長河丞所何得孺人亦以身下二姒事如姑汪如孺人所也其夫婦孝友如此御史君上績書公與孺人同封年各八十有一歲已孫五人曾孫四人矣御史名其賢令為南京某部郎中云于鮮氏曰季公之賢也身治生而父若子皆以

仕顯長河丞官薄耳其邑紀列馬御史貴倨矣輒謝雖賓射不再出彼竊借寵靈以炫閭里者何限乃季公所以先後父若子以仕顯者有道哉豈所謂得勢而益彰者乎惟孝友于兄弟子孫修業而息之所謂施于有政者也

汪從龍傳

汪從龍者歙人也名雲其先汪華者隋末以豪起據六州稱號吳王唐興授總管六州軍事歙州刺史封越國

公至宋贈金紫光祿大夫叔敖者始自績溪徙邑之潛川叔敖生若虛於江南經制使若海為從兄若虛十二世生道遇壽道遇壽生十有八歲而其父士誠卒于客訃至輒往僦而輓以行盡僦乃焚櫬褁諸櫝錫相襲也槖而負渡江乃中流有光屬於舟龍輒夾繞舟舟相覆者數矣衆計無所出則徧索舟中諸非常物為觧有緊几澤可以鑒者十具以沈猶是也有丹沙燠如熛火者一斛以沈猶是也而衆愈益恐時道遇壽偎伏莫敢動即再索

舟中念與櫝俱沈耳尋失光所在汔濟衆弗察其所負者枯骨矣道遇壽生庚應庚應生政和令賢賢生文�

其槀中書數劑以示衆某之産若干所某所之值若干金凡八千五百餘金人人倍其遺也衆復恐從龍却取其倍者輒舉抵於從龍然恧又不能二千金從龍曰先君子業已領家政而産幸人人倍令舉抵以難我不為先君子受此抵即公等何以明不私初道壽與其兄同産而兄輒自鬻於程氏擅不與值吳孺人請則引重而斷孺人鼻終不與值後程氏復以售諸其祖賢令所舉抵故斷鼻之情豈論其不能二千金乎乃受抵而衆遂

異產蓋百有五十歲而後備四世之業以報斷鼻之怨成孝子慈孫之志云嘗於京口夜夢僧而旦得鍾百金易之歸而置之邑時為郡諸生即守若令無不長者遇之矣頃之以太學生為山東布政司理問嘗攉稅泰山供客間太山館人各以其容自占至不敢匿一箄由是不踰月而稅萬金上宮之役並計諸祠時以監者覆視計簿簿搆具諸祠凡數十所計杉竹數千值萬金乃盡削之止計上宮搆具署欃數十金而已屬有司行祠事嚴

諸工嘖嘖謂分作便也從龍固不許輒構上宮而撤其構構諸祠凡數十所轉相為用即諸祠次第舉矣與其分作而觀望孰若合力之致期是役也有程材無淫物有稱事無譎工埏人為火齊瓦而甃焉諸家所不習孰齊上下漫無可稽從龍一日而得其技則相與謝不敢為奸雖察察務得情然實無它腸歙俗儉視公費如出諸囊中耳凡四年從為益王府審理有五子各以一經為諸生云李于鱗曰觀從龍自少與其父俱見苦為生

雖家累萬金知財所從來及起為吏榷稅太山行諸祠監者重有所棄計其幹裁不下鉅萬誠有所不能忍者也以是得意耳雖欲學吾術豈告之哉能試有所長非茍而已也

張隱君傳畧

隱君張冲者其先鍾離人從金陵再從吳門家世服賈云隱君即嘗挾筴里中學一先生之言然畧大體終不欲數數佔畢間弱冠往試視業則息錢恒什倍喜曰萬

貨之情可得而觀已然我則不暇頃之乃如京師與燕趙游閒公子為富貴容從諸佳麗人鼓瑟跕屣蹁鞠六博翩翩未厭也及觀宮闕之盛官儀之美與所交賢豪間長者之游私且慕之曰所謂隱居巖穴之士設為名高者安歸乎非深謀廊廟論議朝廷何以稱焉而胡為失當年之至樂不自肆於一時蓋朞年屬父元平公病則隱君心動趣歸家抵毘陵遇盜請槖中裝隱君懸槖復諸地顧主記記諸故人所齎問遺其家者具若干并委

之無秊色盜以君雍容俾倪故久立微察君君亦恐有它謂之曰吾既已裝單槖舉矣無已迹將在眉睫焉不腆千金由將不足以免之即逢蒙視詘要撓膕身質以謝追吏小禮何所用而斫我為客則一何暴乎賊乃引去君抵家元平公亦愈所記故人齎問遺者其家往視君被創不敢問也君則自謂槖中亡恙矣然實已請去創起視記償之為損千金焉乃益治産折節為儉與用事僮僕同苦樂不啻若自其手指出三十年間三致千

金嘗曰不時散失無所藏之以故身所嘗施若所已責不可勝數然終不為德而少年附之輒爭為用屬有天幸闘智智勝爭時時會繇是兄滂弟津以儒術起而隱君用俠聞矣居閒田池之樂歲時祭祀進醵飲食被服自通也起塾於家日洒掃治具度可供十人者使三子侍酒於前庶幾賢豪長者適我哉晚尤好山水往往在虎卯石湖間為廚傳廢一於舟廢一於車至即其方返即其期蓋繇是不窺市井矣李于鱗氏曰王生往為余

談隱君家仲子獻翼兄弟故竒士也久之仲子以諸君所為隱君者列傳言屬余余觀所論次隱君者梅子真皐伯通之倫與亡論封股薦毋稱篤行君子即弱冠游京師自肆於一時斯亦誠理所取焉烏氏倮一鄙牧長令安得抗禮萬乘事及稱倭夷犯郡時隱君傾身佐縣官之急以比於任氏之義公事不畢不得飲酒食肉以為閭里率大體如此吾必謂之學矣曰治具麾幾賢豪長者適我仲子故竒士其所由來遠哉

武母太恭人傳

武母井陘人姓畢氏處士宗伊季女也其先莒州學正忘其名以直言顯湖廣參議鸞孝行表里門臨漳訓導居仁稱經師也母自以世家女通内則孝經大義歸邑處士用之遺腹三月而用之亡年纔二十有四既彌月生子礪甫凡三十二年而礪甫舉進士除長清縣令入為吏部主事凡十二年而母封太安人又三年遷郎中而母封太宜人又一年擢太常少卿而母封太恭人是

時母年七十有一五年而王用三錫蓋殊遇也先是礪甫在諸生中母年五十有司上言節婦狀先帝命表母里門矣擧龍曰余觀程嬰杵臼之烈殺身相勸也託孤為難焉一寡婦人而提六尺之孤義不辱則毁髮膚以杜求者無已慼慨經溝瀆自謂永訖計畫無復之耳無論形虧而行立之為無以自全即身亡而孤存亦為無以自免也受其孤而使有所不可知猶為重遺之矣既阻薦饑匍匐拮据更依父兄輒貽不淑天所不能奪也

衆方用暴以孤為辭是非示之以有累之形而誨圖之哉將何所不至也乃武毋故自有毋才云礪甫又為余言毋家代自有節婦蓋其天性也

錢塘節婦凌太安人傳贊

以余觀於凌太安人何世之論節者之固哉可相勸而成也可相勸而成亦可相靡而敗烏在其為天性哉方太安人撫遺孤纔五月一老姑相依至戚也姑而姑諷更嫁之諷更嫁之矣乃歲凶復不能具饘粥共飬如姑

意罵詈曰湍室曰婦何家不可居而自苦若是如就嫁之者不嫁也曰所恃族長者而族長者諷更嫁之作使豪奴益肆侵侮惟産之睥睨而藐諸是圖危矣不以扶助德美為華寵也曰婦何家不可居而自苦若是如就嫁之者不嫁也孰不愛女太安人尚亦有父在父而父諷更嫁之至今踰年廢歸寧禮以自絶而猶未置焉往曰女何藏之深也則操挺刼之至今頭搶地觸几案血流被衰絰而猶未置焉至今斷髮毀形以相視有父而

悖如此者乎曰女何家不可居而自苦若是如就嫁之者不嫁也人情為其子以婦為其子之孤以婦自為以婦而姑不然矣人情族有孤收之以其母有婦庇之以其身而族長者不然矣人情欲其女有令名亦欲已有令名於其女而父不然矣是三者所遇皆非人情太安人可以影響自觧何家不可居何家之無姑何家不可居何家之無子舉産而授族長者屬姑焉委之以不可知之子而且令父自絶於所適何負夫也難者曰姑且

老可娭藐諸之謂何則季子業以孤寄之矣曰是猶相勸而成也三者所遇皆非人情而太安人卒能事姑立子令聖天子明下詔厥高行見褒朱轓而守建昌者孤邪是靡之而勿敗則非可相勸而成明矣今謂太安人自存以存其子太安人假無子將為一訖計乎勸之勢緩靡之勢急緩急非所論此余所以謂天性矣故語節而待子無以處夫無子者也

滄溟集卷二十

滄溟集卷二十一

明 李攀龍 撰

墓誌

明故中憲大夫陜西按察司副使江君配恭人

郭氏合葬墓誌銘

君諱濬字子泉蓋梁散騎淹之裔有諱湖者自棗强從濟南西門外負郭巷方水而居焉至今稱江氏之池云湖生秀復徙城東四十里許杏園因占籍歷城秀生太

學生得辛得辛生洽洽生璘璘生燦燦娶任氏生君君生十八歲為邑諸生正德己卯舉于鄉嘉靖乙未授直隸真定縣知縣縣有黠少年衷石槖中而假宿館人旦發其裝佯驚謂曰是安得竊吾金而易之石乎獄且成館人笞掠無所得君至輒鞫其金所從來曰舉諸其子錢家備引子錢家無應者少年遂伏罪而君稱神明矣凡四年以薦䟽十有三徵為四川道監察御史從幸承天除道滹沱河檄有司造舟為梁覆土其上列檻屬之

而大駕以渡蓋自知縣時腹晝如此明年廵按隆慶劾
奏大同總兵江桓下吏敵再入侵遂皆以捷聞賜俸一
級衣四襲銀若干兩明年廵按應天奏罷府尹洪朝及
奏池州知府柯其與撫臣異狀奪俸二月以南臺御史
奏解還太原府知府者三年以奏最贈父如其官母太
恭人先是晉宗人其祿以萬數將軍中尉而下躬自簿
計郡庭紛不可問君為之約曰使我戔焉一宿有藴藏
詰朝相見也自後宗室干謁是懲而仰給自遂至今便

焉有聘女而其子甲卒者欲以妻其子乙其女既已改適則誣以為聘者乙也而訟之君徼得其情命以後壻之聘三十金償前壻家協矣及逮按察使則奪以與乙其女而致令夜縊衆葢益直君有其子不孝以屬君欲殺之則箠而示之病不一也乞原則又謬為不可者以數苦其慈而重貽之德久之乃釋其子卒為善士人謂君有仁術類不可測如此云又三年遷陜西按察司副使整飭洮岷邊備凡一年歸濟南凡十有五年而卒葢嘉

靖甲子七月二十有四日也距生弘治丁未十二月二十五日得年七十八歳恭人郭氏泗州同知夔之女年二十二歳歸君贈太恭人之年封恭人封恭人之明年卒於官實嘉靖戊申九月二十九日距生弘治辛亥八月十七日得年五十有九君嘗語人曰恭人歸我葢三十八年盥櫛未嘗干日也子男邑諸生如錦一人孫女適郭維藩者一人適鄭申者一人先是恭人自太原槀葬郡城東七里鋪南某年月日葬君於杏園祖兆東南

五十步恭人就祔焉葢用君所自卜兆云志曰令之君子患自視太淺矣君葢起家縣令入拜御史再按畿内以軍功受賞上書言事唯所論罷仕宦至二千石出守大郡遮留踰代分臬西㘅秉憲一方不可不稱得志焉嚮令實無所長徒芥蔕一第沮於自効謂不可覬非常之遇於繩墨之外而槩人以不廣何以自見如是哉是為之銘銘曰莫致之其孰寘之莫畀之其孰寘之是器是容是慨是從寧躇焉是託勿遑焉是獲約不劑能格

不制才庶有開於將來

明故中憲大夫陜西按察司副使范君暨配宜

人楊氏合葬墓誌銘

按崔子元吉氏狀君諱琵字孔和其先晉士會之後蓋

武文宣獻以來子孫蕃衍於齊衛間矣元末有名思温

者自東平避亂於郡之天馬山因家焉是為濟南始祖

云思温生常常生整整生勝勝生福贈君福娶馬氏實

生君君生十餘歲讀書於芙蓉山嘗有二龍窺頭於牖

抱尾於堂者諸生咸辟易走君不動但曰我獨何覿焉頃失二龍所在諸生駭是咸奇君亡何復聞天樂作雲中聲殷于庭諸生不聞也君乃竊喜益自負年二十二舉于鄉壬辰登進士第選庶吉士明年以贈君喪歸乙未起家授翰林院國史編修修宋史校皇祖御製文進經筵講官明年上昭聖慈皇太后尊號得贈贈君編修戊戌分校天下士明年謫開州判官身勤巨冦安自强之亂量移大名大名有段生者報笥發焉金也輒斥使

去門下而郡中廩廩矣尋擢南京户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己巳入賀遷四川布政使司叅議護上川南道治雅江上游並大度河古流沙之域先是都蠻之叛守臣檄兵討焉輒為所抗君至乃罷討都蠻兵身以朝廷威信往諭之都蠻皆稽首謝請内屬如故庚戌再入賀遂拜陜西按察司副使分廵西寧道明年屬征羌兵既出道遇暴風起於車東入於其西謂諸將曰是何祥也羌豈含掌吉而就紅厓乎乃趨紅厓羌果至迎擊之大破

其衆二月晦復戰於紅厓斬其酋長九人八月又與戰戮其酋長寫爾定數輩而羌平屬北虜旁塞君欲乘餘威驅之乃遣百戸李堂齎牛酒往風其王俺答不亥曰君移部乃直武威直武威厭人邪將遂欲與諸羌豪合也使者乘障出士卒候望寒苦久勞君無益天子神靈諸羌豪先後既授首幸不乇備南山即所請朔方騎士亡慮三萬人尚在此張掖武威驍卒萬人羌降兵萬人不合將馬置之量君所部不滿四萬耳孰與漢卒彊也

即諸羌頭合匧中豈得入豈得從枕席度虜爭虜無以應明日獻馬十匹謝頃之君輒出莊浪則虜在焉然業已疑君有伏兵則走黄羊秪黄羊則君在焉虜乃引去壬子虜更寇三川君將兵三千人往禦之復破其衆於紅崖是役也斬首數十級并斬肯騰狼台吉諸將益服君多筭云事聞尚書上其功未報明年以他奏報免其官家居十餘年而卒宜人者處士瑛之女贈贈君之歲封孺人君為郎時贈宜人宜人生十九年歸君歸之日

君舉於鄉已兩月矣自以不得袠褐事君子蓋終其身無間言君自為宜人誌令不具列焉君卒嘉靖壬戌七月十二日生於弘治甲子十月一日宜人生正德丁卯四月二十一日卒于嘉靖丙午二月十七日子一人時棟郡諸生先娶金氏蘇州知府城女繼娶王氏某州判官寵孫女女四人一適應州知州馬應奎子班亦郡弟子員與時棟俱宜人出其許聘舉人耿尚文子熠某縣學訓導袁霑子夢庚廣東道御史薛樟子燿者封宜人

李出也孫女一人王氏出未聘卜某年月日合葬于紫青山之陽余往在關中聞邊長老言君所起湟中塞百四十里稱累世功紅厓之役先利致敵再策先虜一何雄也向令以一儒臣卒譎去何以自見乎猶復制於脣舌尚書報罷竟免官去是鞅鞅耳贈君善堪輿家言實荒芙蓉山從焉豈法故當叶龍祥哉是為銘銘曰孰是倚而伏之孰是踦而復之與其絓於口也寧絓於虜絓於虜猶可禦也絓於口不可詛也

明故奉政大夫涇王府左長史張公合葬墓誌銘

是誌也公葢已葬者四十五年于兹矣隆慶庚午太學生子舍以父教授君卒屬誌于郡人殷大宗伯得請而謂余曰先大父之謂何而不肖何敢不以先父望暲者為先父望君幸追誌之也余若以為世德大誼遠而不置猶之難已誌焉誌曰公諱齊字宗魯其先定州人元末有高祖敬中者徙歷城敬中生獻舉永樂辛卯鄉試

仕南京後府經歴獻生諒郡正衘贈僉都御史諒生鼎舉成化乙未進士仕右都御史娶瞿氏封恭人成化辛卯十月四日是生公云年十六為弘治丙午屬都御史謫從之彬州歸補郡弟子員舉乙卯鄉試已未卒業大學正德改元都御史為逆瑾所搆又從之獄槖饘愈益謹戊辰遂不就試大宗伯明年恭人卒又明年都御史卒癸酉乃謁選授金華府同知矣俗故健訟公先繩其枉者片言伏之株逮立遣茍得其情代贖頌繫虛圄實犢

餘姚李江者與其叔虎殺父之妾而無毒迹公佯言曰聞此妾尚少安得白髮乎乃檢鬚然視之髭也蓋掘它屍以命所毒者衆遂稱神明凡再攝衢州嘗一日傳爰書十三事記委旁午舟車之跡交於兩浙嘗督兩浙會計即會計兩浙自當臺省愈益賢之丁丑上績進階奉政大夫己卯攝行覲事辛巳宸濠之叛公屯于境上草萍塞禦焉嘉靖改元滿九載且行過潛見築甬道長竟縣者公為白臺省罷其役亡何遷涇府左長史涇府實

始封王相以下尉卒數千人給廪無常時公至白臺省一旦為給廪者三年尉卒乃復有固志乙酉十月二十二日公以脾泄卒邸署教授君奉柩歸葬于郡城西四里山祖兆云公娶贈冝人蘇氏陝西按察僉事泰之女弘治庚申年三十二歲先公二十六年卒公誌其壙繼娶封冝人秦氏嘉靖乙巳年六十五歲後公二十年卒祔于公焉皆以公丁丑上績得稱冝人也公生三男子汝椿即教授君自泰安王府改寧海王府娶壽張郡主

女沈氏汝桂太學生娶聽選官洪漢女汝南邵諸生娶棊州吏目周洪女二女子長適李時雍次適都指揮彭烈皆蘇宜人出曰暐即子舍曰晥麟遊縣教諭曰普邵諸生曰曉曰著曰曾曰昱曰旦曰章孫男凡九人矣秦宜人無出曾孫多不次云乃系之銘銘曰孰是子而父羅而不可挾也孰是守而民罷而不可揉也不宜其親胡宜其民三禩用彰于焉以蔵

明開封府同知進階朝列大夫王公墓誌銘

公諱詔字孟宣其先槀强人洪武初五代祖士賢從為歷城人曽大父恕大父驥父福公生頎秀美顔辭正徳庚午偕計遊京師凡八上嘉靖壬辰領牧定州州畿内都會地雜吏守無良去者公至更約法示誠信及旬而善者安蠹弊幾盡及月而獷悍息蜀生卓某者道遣百金之裝索之塗公曰第往當有守者至則守者一人至生謂曰百金雖微不可攜而去乎曰人有棄子公嘗不忍為泣活之我即忍爾莩轉于公之境哉梁御史來

按部捽入獄惟二囚繫焉登上考去先是州田多汙萊人不能市牛耕公乃為孔明木牛法力得半牛在定三歲以狀公最者疏二十有二擢開封府同知會朱僊鎮盜起陷尉氏公即日往擊賊設伏扶溝下約舉幟翼攻之賊果嚮扶溝冒伏中遂鼓而捕首虜執訊以還公蓋微知賊家在扶溝必重質妻子也戊戌河決金相寺口水出地上一丈所石橋歸德間方彌為河二洪寘雍漕粟不得從河上議者謂自孫繼口至清河口百餘里大

興卒塞之非十四萬人不可使領吏且六百人雜作治
河卒受平賈與伐買薪石之費期六月計十七萬餘緡
是時公實注治河往行河曰是在我即湛祭令水工表
獨以徒四萬搴茭而自蹈橇理楗事徒四萬亦勸赴乖
百餘里雲舉各自以為常見公凡三月河隄成纔佐吏
數十筭九千七百餘緡而已績上賜爵一級視從四品
時行郡得金紫乘五馬轓馬而母夫人李且卒歸治喪
比禫亦懸車日弦誦吟嘯檢古書文帖泊如若忘其嘗

仕也公初工五言詩與劉選部天民名相及同郡邊公貢稱兩生俱俊傑其在京師而信陽何景明亦善公即雨雪逢人日江湖問客星搢紳至今傳誦之因知孟宣名也余惟吾郡非不代有顯仕乃推與後進薦寵下輩以是稱厚君子郡中士亦相與愛附公可謂與斯人徒者矣即使徒致卿相以尊大取棄絕卒老何足以易此哉銘曰孰與游者當世士牧則仁人儒君子六十樂天今已矣公安此卯貽後祉

明封文林郎開封府推官汪公墓誌銘

公諱文顯字存道新安潛川人也其先曰汪華家績溪為唐歙州刺史封越國公至宋贈金紫光禄大夫叔敖者始從潛川叔敖子若容若思從子若海皆舉進士若海即嘗為江南經制使勸進康王者也十三世生彥仁彥仁生汝珍汝珍生公公家世世服賈往來吳越閒即衰老復聽子孫修業而息之屬公早孤鮮兄弟彥仁公乃不復欲公行則請行歸視息什倍彥仁公又欲公行

也則顧不為行曰計不暇席奇勝者不當如是乎及視其所使則無不人呰相得轉轂殆百數賈郡國無不各如其身往矣嘗貸故人胡輔三百金至試無所長欲其術不告也胡且卒公亟置酒故人子令彊飲食謝不收責且五年矣鬻地於汪循宗人所汝錫宗人則心欲之若有怏怏移德於公者公謂汝錫令若是迮而與叔父地叔父猶無受也顧以異日請治垣舍亡何汝錫持循陰事以告公公為致前地也卒解免公齎用既饒眲溝

堅有期功之親宗族貧來售田即使田售宅即使居飲
食必自祝曰天苟有汪氏尚及無悔於予身公身自為
葬者凡四世嘗曰吾何能效邑屋中豪越紼從他縣爭
地以訟令殯者纍纍在堂寢而我衰絰就縶逮吾生平
不讀相冢一字書也吳甲者嘗自鬻吳元家故冒姓吳
氏後與其主埒富予吳元將殺之不解千金客曰以存
道之義爾何不令居閒公既脫吳之阨固奴畜之乃暮
夜持金來卻之曰吾往即嘗為商賈之事何至於爾哉

此何異比部君在大梁爲理時所聽杜給事事杜給事殺人大梁中使裝玉帶明珠行公所公心知比部君廉吏問遺不得至前則謂客曰即吾兒受賕不當致之大梁邸中乎不去今且以爾往對簿論殺杜矣是時使公籍令揚比部君名何不可哉乃大梁人愈益稱説公初公年六十時會病以句曲山人楊君來居數月大愈體復堅彊如昔時然一切不關家事矣乃謂楊君治生者之於養生殊塗哉無論愚者多財爲害即賢者稱明積

著之理始亦莫不走利如騖乃所樂覯萬貨之情一人
操息緜至輻輳此有知盡能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精
神不愈㪇血氣不愈衰乎吾幸於前人得修業而息之
即擇人任時至道家所忌未嘗敢一日處知言哉公以
嘉靖戊申十二月十二日卒年七十有一歲配太孺人
方氏如孺人者一人張氏三子一貫郡庠生先公卒一
中即比部君余同年進士一誠國子生二人皆太孺人
出也銘曰彊于宗家彌蕃兮恬于生身彌存兮尚亦有

利于子孫兮

明文林郎四川灉縣知縣周公叔夫墓碑銘

公諱奕字叔大本姓劉氏其先寧國人六世祖達一者生政卿始冒令姓政卿生德始以徙戍金齒家焉德生晟晟生玉是為公父至老不識衡量嘗夢白象而詰旦生公公生少不弄長不詭也通五經尤長於春秋弱冠為郡弟子員比有司大張樂送之學宫公獨乃先往郡太守異焉嘉靖戊子與計偕乙未以親老不赴大宗伯

頃之而公父果卒戊戌除灌縣令縣瘠土又當感茂二
邊餉道公攜二蒼頭之任曳革履一兩耳食無兼味有
餽之餌云可化爲黄金者公舉以投諸江灌大夫以公
無家客甚久飾美女遺之不納也臺檄歲報贖金視多
寡上下其考公曰是使我剥民以稱最何不至哉即有
事它邑單騎從之見者以爲簿尉矣其天性儉素類如
此灌既治改雲南府學教授葢公以毋唐老不能就養
得請也歸之日有以十羸爲公裝者目之乃前所理大

辟因其也公遽曰申宂令職也以若所為是市之矣改官改行邪且吾二蒼頭鼓篋自喜十羸安所用之然唐孺人猶未欲詣雲南公時時取給便省矣凡九年門下士嚴公清郭公斗輩彬彬起矣屬當報績京師公曰吾遠灌為毋也遠者歸矣歸者更出乎遂拂衣去先是學官使者太宰吳公簡諸生而授公公之子紹稷與焉屬以雋且既廩而吳公輒遷代者有欲於公而公意不與之紹稷辭既廩矣裔生既廩既用修于公而生亡公則

反之也諸生其延公而見其妻公怒罷酒皆謂公古師儒云余惟古語有之唯色毀廉公無家於灌而卻美女與拒諸生之見其妻也物莫有能動者矣今之師儒不稱腐而稱豎其事監司之臨學官者何不至也且人亦孰不欲其愛子之成功名至今不得隨牒既廩也戚矣寧中廢業而意不為少假以傷不阿之誼豈不謂古師儒哉毋氏之故九年不衰屬堂上績拂衣而去茲與其父老為不赴大宗伯一也功名之會難語天性其然哉

汝寧徐使君嘗為余言周眞陽賢余視海浙中見眞陽
在學官中得為公具列之如此公生弘治己酉卒嘉靖
丙辰配陳氏子一即紹稷故眞陽令寧波府學教授娶
王氏女二適張轅馬必昌郡諸生孫男二思秉娶潘氏
思永娶胡氏孫女二適莊東王鄘曽孫男一曰歷是為
銘銘曰懿厥弟子張樂學官嗜音之戒養正於蒙爰及
今灌華履𨇾然就其在御二奴比肩投江之餌可為黄
金與彼美女無貳爾心傜無異邑匹馬是將行無改官

始節是裴師儒之求匪修乃承譽髦斯士接跡同升監司孔臨抗言用違維毋之故已而遄歸真陽世德永以為儀克咸厥家有繹其辭

明將仕郎趙君墓誌銘

君諱應奎字子徵其先東强人國初有十四者始徙歷城十四生七七生榮榮生通通生樂樂生强强生四子君其長云始君之以長史功曹掾除壩上倉大使也客有過而勞焉者君則謂客豈以倉令則已畢邪吾猶為

之凡以可因分自致耳是役也實單車之壩會計惟謹
束稾較於輿薪執槩不爽釜鼓然奉已薄輒取給家廩
用諸弟轉轂歲餉之矣居一歲改小真村廵檢屬有劇
賊阻聚松徐間諸二千石不能禽制則檄君捕之君乃
率卒往遇賊輒格鬬俘乃十數輩賊益悉衆拒我君卒
不及賊三之一遂為所獲坐君于中直兵在胸句兵在
頸環而視之不動也已乃從容為陳說利害曰固欲其
安之也賊亦尋觧事聞諸二千石無不壯君之為人者

績書文最不次遷矣亡何輒棄官歸濟南則長君世卿舉于鄉之歲也君纔年四十八客有過而止之君又謂客吾已試為吏無甲者去不為吏無少者今何能忘除壩上倉時相勞語耶歸三歲隆慶改元四月九日終于正寢以生于正德丁丑十二月二十二日得年五十一歲配姚氏子一人曰世卿娶孟氏女二人一許聘王閎玄一許聘王侍講孫男一人曰勉學女一人未字卜某年月日葬郡城東祖兆次誌曰信乎吏之無甲也壩上

之役東槀釜鼔皆朝廷一倉令執槩軍國持平分可自致效畢成尊坐于賊中環視不動苟可安諸郡見危授命生而有所不用而後能用其生也孰與陳說利害使之自解之為從容君子曰解官之難於解冠也不能坐于賊中而能一朝長往邪奚自致有二也按狀君蓋既棄官歸之日宅不更隣田不更畔身與太公恬馮顧所為諸弟奔走徭賦者不以疲于棄官自誘可謂孝友為政克明大誼者哉結髪諸掾積歲試為吏一朝棄之無

論其年可以為難矣余聞之殷少宰從游之士以長君則吾門唐子高馬蓋稱舉德性令觀將仕君之為人所繇來遠矣是為銘銘曰孰尊是須而早可踰孰安是嶄而危可濯行之既舒止斯有餘分不常在天自致則然曰君子之阡

明太學生聶君以茹墓誌銘

君名鑑以茹字其先長千人也蓋曽大父士誠始遷由周馬大父文以高年起民間賜爵一級父景岩為郘功

曹時則生君君為兒時嘗問母郭氏即兒年及母母奚若哉曰是時爾且以藁埋掩我地下矣君遂號泣終日不嬉戲弱冠以訾入為太學生蓋兄事唐山馬健弟畜渭南李文進之屬相與抵掌言天下事矣識者以謂即以茹彊仕何國家不可為及被徵詣京師則又見今所謂賢者卑疵孅趨以得人情惴惴焉猶日懼以冒於罪罟無不包藏機心狙伺事會此非夫色厲而內荏者邪吾即何異於鹿豕又安能效騏驥局促轅下乎將伏尺

華以範我馳驅也是豈其意哉初豈顛以其訾賈患也
輒歸不復語仕進矣君性好施予即毋外孫趙氏者毋
𥚃褓之功也嘗以謂君君曰此其田二百畆趙氏何憂
孤乎以余觀於以茹山居耕田而得食不責羽儀矣起
而為吏身訣佞者寵利行不恤鄙夫身雖汙辱哉用居
上為右試官又恐比周賓正為姦觸大罪怒及朋友訣
佞安可為也念為婞直奉法不阿動忤衆枉行危而毀
成倖直安可為也是則以茹哉銘曰君子之乇以保其

身有孚於哲人兮

明處士龔公墓誌銘

處士諱彪字仲威少時嘗為縣官輸租廣川主計吏以輸者填委謬署處士牒以捐之遣令去矣處士竊念生平義不逋賦稅即一旦出門輸租縣官何可輒令有離上抵負名乎竟自請輸租也久之又為縣官輸租詣京師見遺錢百緡于道中纍相屬也稍稍致之車而逆旅人意且私之矣乃謂處士持錢百緡猶為暴藏孰與易

之金而槖中裝焉便也逆旅人固進處士固謝乃馳及前遺錢百緡者視錢百緡亡其車中處士下自致之曰貫得無朽哉輒超乘不顧而去豪長者馮甲嘗假處士宗人粟三十斛矣處士不知也而宗人自馮所來言收債事處士曰吾即不能贍其族雖有粟降之天猶之露食也且馮君不難指囷授爾何可使失要期乎乃為具三十斛粟償之馮亦不知為處士粟也嘗謂諸子非其命求無益于得即當饜糠覈奈何欲啖麥飯亦卒然喪

喪著覆地上兩不然䜣䜣仳仳口約腹裁雖一錢捫之汗出不能去手老至操財愈急其不才子亦已視産稱貸恣紈麗游飲詬笑乃翁纖嗇作苦究其逝矣即倒囊入息於子錢家甚者卒失業市乞轉溝壑令里閈咄然相戒寧極慾於生前耳吾豈嘗不慮及是乎處士佩佩性尤不喜巫祝嘗謂不盡此輩焚之天終不雨已則惰不力穡而徒以禳田哉不已疏乎是為傴嫗跛媪疾廢之婦以馮身狐祥厲鬼而頻行為祟者彪安能以八尺

軀磬折於前丗令其恐喝數切不敢仰視已而操吾豚蹄斗酒以往哉由是菑濟之東巫祝女子凡以其土偶若桃梗人遷者數十家矣處士其先𣏌强人六世祖諱全者始從章丘焉而成而士達而彥祥而子整而昇昇即處士父也處士生於成化四年三月十二日歿于嘉靖三十四年六月二十七日妻五人子四人孫男九人蕭氏生曇一人曇之子光燦史氏生昆與晶二人昆之子光燿光熠光焰晶之子光炳光煥其晁一人生子

曰光炫光煌則又一蕭氏出也其次魏氏賀氏及女二人曽孫男若女十二人不具其所自出焉㬅實處士家季子哉所為文章稱博辯君子余弱冠與游甚驩即猶與光炳光燿處諸生中也其年十月十二日葬處士於蟠虬淵之陽以許邦才所狀示攀龍為之銘銘曰不啗於人寧聽於神宜爾子孫振振兮

明故許處士配張孺人合葬墓誌銘

許氏其先東强人也有諱伯成者始徙歴城云伯成生

本本生敏敏生瑍是為處士父處士既總角受大戴禮補郡諸生矣則寢疾者數歲瘳而毋陳更寢疾則更受素問難經諸方書而毋陳疾亦旋已處士雖好數然慕張子和之為人自言時時以其三法者視人無失也每為長史君稱黄老家言慈儉不敢為天下先吾用之且四十年而匿迹自隱不敢以其伎成名矣初處士弟鎡家有巫視病者處士實懷利錐往會之至則屬其從弟子女數輩曰何纍纍者腓乎有鎡在此葢踰日竟無降

者相與睥睨處士也處士乃出其錐謂曰神固當患若此哉不腆魚菽在此其以歸矣不然徒敝鼓也蓋自是諸許氏無復謁巫者處士之力也張孺人宣之女也生十六年歸處士處士兄弟七人婦皆名家子人人無不自以為視具工乃姑陳則數過處士食徒以為所進必所欲也陳故時時寢疾即加一飯脫然愈即損一飯脫然愈孺人視處士之視母功常居半焉長史君既調永寧孺人謂曰男子之建功名周旋惟四方何可欲更得

如趙州者在爾宇下為善地又何得以我老為觧即不行所為嘗爾者豈更憐爾而遂以一蹶已使甘心我乎及遷令官孺人即又謂長史君在永寧時孰與令官親者親責之故者故望之宗族鄉黨遠於萬里又安得以我之故稱便也蓋自是長史君益莊而官屬益畏矣至今諸許氏皆謂孺人相夫不於處士或以其毋或以其子云余惟處士懷雖事大類西門豹故談笑足以移風俗雖長者為之又使當之永寧時非孺人數語引大體

長史君安能慷慨萬里也處士字待時謚即其名生于成化八年正月二十九日以嘉靖七年六月十一日卒孺人少處士三歲六月二十三日生卒以嘉靖二十八年十一月十九日子一即長史君邦才也孫復郡諸生卜三十九年三月六日城南其村之祖塋改兆葬處士而孺人與合請余銘銘曰胡既以慈儉不敢為天下先又胡欲託於四方以周旋弗匿弗章弗蹶弗行子孫振振有懷二人哉

滄溟集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滄溟集卷二十二至二十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柳邁祖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嵇承志

謄録監生臣陳振德

滄溟集卷二十二

明 李攀龍 撰

墓誌

明處士李公宗湍配黎氏墓誌銘

公諱科宗湍其字其先南雄之保昌人宋建炎中有祖二十八宣義者始從家番禺焉高祖諱明廣曽大父諱縁富大父諱秀紅甞屬歲大饑盡輸其家粟數千石與番禺令收給貧民廣州上富人助貧民者欲為請賜爵

一級不聽曰奈何以溝壑之身從父母之邦奪長吏振民之權秀紅生父政娶唐氏實生公繼室以梁氏生弟舉公生十九歲失父即事梁無異舉舉即事公不聞有唐弟既葬則從公言田宅公即聽所欲為田宅者而獨取其所不欲凡數年弟所為田宅者輒稱不便公又未嘗不輒聽易之司勳君既舉進士邑長吏時時往存公公輒稱下堂之疾謂諸孫勿言若翁足不良行即平生未嘗至城府昔賢所以加故人腹者直此爾至城府義

不可無趨走孰與下堂之傷邑長吏使使問公年七十
爵一級公曰自垂髫至今日一塵之氓終不能束帶見
長吏矣使又言邑長吏既重公豈欲言事乎曰一塵之
氓何知事何所欲言其長者如此性尤不喜靡麗司勲
君嘗為市一褐自京師遺公不服也以示諸孫曰吾老
乃見西土之人衣禽獸之毛以生若奈何休其蠶織矣
公生成化丙申十二月初十日以嘉靖壬子十月十六
日卒配黎氏先公生四年三月二十四日也後公二十

六日辛男子四人長仕鸞封吏部考功司主事次仕鵬仕鴻仕碩俱廣州諸生女子一人適邑人龔怡孫十一人長曰份即司勲君先官如其父所封次曰材柄樞極機模楨杜植楷女四人曾孫男三人曰燿曰煒曰熾於某年月日合葬於某山之陽余惟人情少而自見苦為生難者必重棄財何公不擇與弟田宅又聽易之即令公之弟盡沃饒不能勞以嚮義微有廢著之刑兼并家逐逐日月取之則祖若父之産將在他人公何以稱孝

友于兄弟以為雖數易之亦猶是在吾兄弟爾聽之誠是也昔者梁公實嘗言司勲家如此因為銘銘曰我履我即為儀不忒是以有友德

明處士劉公暨配蕭孺人繼配陳孺人合葬墓誌銘

公諱傑字漢卿歷城人世居邑之西郭高祖諱子賢生二子並逸其名其長子實公曽祖生祖泰泰生源源生公公生失學即行舉天性而已然孝弟𩔖無異於儒者

公以仲子而父養於其家至不能如約更過伯子養且月朔必治具往候伯子于庭以為常嘗值其怒誤撾而仆諸塗不加衰焉公喜飲酒一醉輒十餘日終其身不知欺人人欺之亦不知也初娶蕭孺人生欽欽生四歲而蕭卒乃娶陳孺人孺人生十有八歲而歸公公時為㢮褓匿蕭遺孤子於它所孺人輒索毋之無以異已出自歸公未嘗施朱粉事翁若姑未嘗假湔浣而躬兼治産不憚皺瘃嘗行園見葵楮於東新孺人以

癸辟纑以楮苫絮也而傭保咸手指自效矣有鬻飴于公質以其耜曰是首山之銅也計飴過當則慨然足以白金孺人曰豈古所謂以鐵耕者妄予以嘗諸礪鐵矣謂白金曰此獨得不贗邪以嘗諸火又鑠然錫也遂不售公一日亡其盥器求之弗得孺人曰此必某持去求之果得自其屋閭其懼而謝孺人亦謝曰誤以薦飴寧盜哉公問孺人曰彼每鬻飴必早出昨獨後爾傭保某晨作而酔孺人曰是安從飲安所責予對曰從某媼貰

酒宿之責也孺人使之媪則已讐孺人以視其篋中錢果半亡乃遣其遣之日遽謂公曰彼即遣豈能須臾忘我篋中戒之勿輒醉也無何遣者果與數少年夜縋垣而下以為公醉無疑一婦人何能為公時實大醉孺人遽起服公衣而冠操刃以出命二婢子抵關衛公諸傭保見以為公出乃大呼曰家丈人至矣遂鼓擒二少年餘賊悉遁去公猶未之覺也其精捷有才類如此公生於成化癸卯十二月十四日卒于嘉靖癸卯十二月十

六日蕭孺人生卒皆逸不次陳孺人生于弘治丙辰六月十六日卒于嘉靖癸亥月日與公同公凡三子曰欽即蕭所遺娶王氏曰鈛辛酉舉人娶賈氏曰鎔邑諸掾一女適錢世賞與鎔皆早卒則陳孺人出也孫男三人崇德邑諸生娶德府奉祀胡士恕女崇禮崇志欽出皆未聘孫女三人一適訓導袁霈子夢斗邑諸生一許聘御史趙繼本孫克塹一許聘舉人陳九疇子夢芝與崇德皆鈛出嘉靖甲子二月十有七日將以陳孺人合葬

于公之壙五里溝之原而請余為銘余聞孝弟至行學所不能為以是謂公行舉天性而已狀又謂公終其身不復知有人間機械之巧不復知人間有機械之巧矣雖有巧于機械安能用諸其所不知者哉孺人既慮遣者而倉卒圖其便即竊器而往又以為誤而謝非其盜是安得獨言學也撫蕭遺瞽子而復撫瞽子所遺為激於匿諸襁褓時卵是為銘銘曰不駭於機械其神乃全不躓於顛沛其知乃便以性行者合天以德慧者合權

孰不近道而學無方孰不違變而應無常濬茲發祥永茲偕藏

明汪次公暨吳孺人合葬墓誌銘

次公生十四而無寵於父也有奴睚眦父怒而不言公輒奮白梃詬曰奴無禮於家大人罪當誅奴匍伏受杖乃白罷之而里中壯之矣比居庭惡聲不及犬馬父疾為侍卧起浹旬輒瘳父乃大驩驩之日乃自燕代請鹽筴客東海諸郡中而昆弟子姓十餘輩亦因受賈從公

公既饒弟姪亦各數倍然後報成於父也時東海諸郡部使者視鹽筴必名公晝便宜有司乃藉公為鹽筴祭酒而浙東西皆知汪次公中貴人景之守浙也欲賂于賈而誣之法賈皆亡至括則獨疏次公名謂吏此節俠得之勿問其餘吏顧得守信公曰柰何以我殺季乃自詣吏景目而誰之公曰歙賈豎汪玄儀也旦夕且千金為壽不忍須臾貴人耳景曰吾聞守義不聞玄儀公曰守也此中善視賈豎故不名公出則實無千金念紿之

重其禍即持券貸郡帑千金太守梁公許諾會劉瑾敗而景收公得完諸賈勞公公謝曰干支家言我生之辰適有天赦果然蓋戊子六月六日也公年六十歸自東海老馬曰安能白首刀錐為二子虜也吾所為修業而息之在此兒矣蓋中丞公已生者三年乃舉進士除黄巖令乃大喜曰孺子試為吏矣服駒以轅齒壯則良發軔雁行吾懼其泛駕已嘉靖戊申八月二日卒年八十歲云吳孺人者歙之長林人以大父吳公予公而歸公

而吳公故客甌括間孺人則勸公受賈吳公也公行孺人為治室中則室之南宗人疏屬之產十餘家家質於孺人孺人無弗應而又不責其子錢居數年諸宗人皆德之會有故轉徙則十餘家家屬孺人矣公由是不問室中至家大政積著之理顧未嘗不取裁孺人而往往片言定也初孺人與滕黄氏俱未有子有為使物之術者謂公父曰何公之先府君有客乎吳公也其謂府君曰我之帝所乞丈夫子畀吾孫既得請渡河而為執輿

砂夫吳其所覆丈夫子仆與下左乳中石傷吾因以石識之異日洗兒懸疣乃去又謂府君謝矣曰吾亦得請於汪氏之宗祏矣又為客荅曰雖然必以吾所請者畀吾孫使先一月舉之公所請者畀媵黃氏也弘治甲子正月封君良彬生左乳懸疣悉與語合踰月黃氏乃生良植初吳公予次公孺人而諸毋識焉謂孺人曰田家兒乃大而門又安用持藏[illegible]鑰如諸母為也蓋吳公見次公冠田家冠無苛禮謂大而門矣言鑰者示諸父之

有深藏託扃鐍諸母佩組自愛雍容而已而次公將不良于賈也後吳氏中廢孺人徧存諸母而置其事云生七十有八年而卒為嘉靖甲辰五月五日也中丞公名道昆督部閩粤有平倭功仲曰道其邑諸生封君卜下佛堂兆吉以某歲月日葬公而孺人祔中丞公請余志焉余曰新安俗矜賈即同列財力相君乃所至為鹽筴祭酒晝便宜至今中貴人疏名求之稱汪玄儀白諸吏玩孰甚焉太守捄之不恡千金有所試其長非苟而已

也大哉修業而息之賢人深謀於廊廟論議朝廷其在中丞乎是何能白首刀錐為二子虜也孺人不責子錢以規室南之産廉賈五之俗之相靡雖女子亦奇勝邪至其與家大政決筴片言亦其天性然也懸疣之祥其應二世來之以德矣是為銘銘曰莫媺於勢而身是嘗之莫美於利而身是颺之見取於予業乃成謀得於失政乃行維道則偕其人孔懷言作之述以伉兹邱

明故任處士墓碑

嗚呼此明任處士之墓處士者家本平陰大父讓以上墓皆在平陰從家濟南自大母趙氏始讓生鸞為處士父時方在襁抱長遂娶于歷城張氏生處士處士生毀齒而張卒事父與繼母翟氏躬自負薪米比弱冠父又卒子如也稍試為功曹掾而文無害然非其所好尋罷去隱于酒人人不可得而識已然時時為里中少年論事動厭其意少年率服處士有大畧凡再葬父母繼母如初葬儀而賓客之會葬者視初葬什倍矣性嚴潔無

所狎侮所服御未嘗受纖汙生四十又四年而卒嘉靖乙未十二月二十四日也配姜氏校尉琳次女隆慶己巳二月四日卒年七十又五歲姜孺人生有遠度一乳不育輒為處士置丘氏丘氏一不乳更為公置丘氏則竟乳二子曰登瀛登洲登瀛乙卯舉鄉進士翩翩美文辭亟從余誦處士也而請題其墓不佞則惟齊雅多處士伯夷居北海之濵不能以衣冠坐塗炭而顔獨曰清淨貞正以自娛任君雖隱于賣漿家即里中少年狎侮

如匪澣衣功曹無害如將洗焉不辱其身耳奚必人得而識之而率伏之也人莫大乎父母生則躬負薪米葬則賓客觀禮是為國勸孝情者也姜孺人雖有遠度非公刑于安能一姬不乳又一姬進哉處士卒後二子乃竟以姜孺人立處士使之如在耳何乃謂豈其娶妻必齊之姜是又為國勸慈情者也嗚呼身致大誼此明任處士之為墓而西北走邯鄲道也鍾離業陽無恙邪趙使者必且致任君大誼而高其丕業於齊愈益重矣處

士諱爵字天祿二卯氏先姜孺人卒隆慶庚午三月十七日舉祔馬登瀛娶張禮仲女卒聘薛天祐季女登洲娶齊承芳長女而孫男五人震亨謙亨萃亨豐亨節亨孫女二人一適邑諸生黄存性一未聘墓在郡城西五里溝之南公以再葬其父毋與繼毋者之兆云軒轅大姓孰齒諸任昔在中葉越播平陰子發貌孤遵彼濟南既壯有室生民是覃卓玆處士匪夷所思功曹無害棄而違之隱于酒人無巳弗徵狎侮辟世如匪澣衣不降

其志不辱其身涅而不緇磨而不磷由也負粟參也雞豚四方觀禮不逮親存永言勸孝永言勸慈兼女是進二子惟期御于家邦刑于寡妻鍾離業陽専美于齊歸彼樂石植言孔安欲報之德託諸不刋翩翩長君克光厥前敬娭褒書藉用斯篇

明德王府承奉正張君碑

君諱喜字悦君保定之深澤人弘治某年籍在掖庭正德某年出給事於府中久之莊王使行守藏也至嘉靖

已丑懿王以積勞奏擢為門官副癸巳遷典服正丙申超遷承奉副辛丑改承奉正給事令王凡四年甲辰致仕凡十有三年丙辰四月朔日卒年六十四令王行守葴使者藁城田君鑿汝金日以出君門下追惟君得與令王錫命之典為盛且悼君之中廢也刋石記焉銘曰令王立國維初在昔嗣祚稱藩庶官率從永茲利建以翰元元君以髫齡籍在宦者覲禮掖庭王簡左右受詔于東寺人之令給事莊王乃領錢穀出納允明屬惟十

載不沒于貨政是用成懿王念舊乃上其績擢而於門再遷典服莪莪袞冕則有司存進貳宮尹寔崇夾輔愈益和衷不愆不忘式于大憲蹇蹇匪躬令王幼冲遭家不造流言以興君曰仁親得失匪計是翼是馮世及之義春秋所嚴維嫡是求帝曰冊止昭哉錫命以荷天休王修前功以正宮尹惟君無它雖已著庸名位則極講閲逐多翔而後集言從所好乃致為臣偃息優游十有三載歸潔其身程騰遠矣君其小雅巷伯之倫

明贈徵仕郎翰林院檢討殷公配封太孺人郭氏合葬墓誌銘

公諱汝麟字致瑞其先成湯子姓之裔後以國氏焉其在武定者有廢碑於鄧莊之壠或稱將軍若千户則金元以來已為武定人也有曰從善者于公為高祖矣嘗避亂蜀漢之間高皇帝之興也歸而處於今之永利鎮云生六子長曰旺贈德府審理正配閻贈安人生五子少曰衡以永平訓導入為德莊王教授既之國濟南參

與潘體王上其績天子璽書勞焉尋進審理正且四十載既致仕王自以師傅舊恩為畫像製賛使就其家存問比卒而永平弟子員已請祠之學宮矣配李封安人亦生六子第四子曰晙其所為禮家世傳業既舉于鄉則靈寶許氏大司徒莊敏公誥大學士文簡公讃于大學則襄垣劉氏大司馬龍大中丞夔兄弟出其門也生公八歲而卒亡何毋亦捐館舍公蓋不能就學而一聽伯兄所為則脫身出獨取敝惡具數事財物盡與兄數

年而兄盡破其産公輒復分與兄更造者數矣後兄在德州逆旅中病疫且革主人問即不諱孰收子者則曷不謂之也曰有弟愛我旦夕且至徒以素遇之少恩難於謂之耳會太孺人亦病疫且革或以止公公曰棠棣之二章奈何何可令伯兄赫然在原隰而以内為解葢舍而後裝及馬宿而後園及馬且啄且訣以輿櫬而返太孺人尋亦愈也初公與章卯翟君洪者友雖已聘孺人然檢討君纔六歲耳屬翟君客濟南病倉卒無所歸

公即舁于家視粥藥四十餘日卒矣公更為具以殯諸客位而受弔者如兄弟之喪以致諸其子已于葬而竣檢討君七歲遣就外傅必擇名士不憚一歲五更至今檢討君言學必及師友言事必及家世蓋誦公之教不衰公既博涉群書旁及老莊諸家言而尤精於易數往往奇中嘉靖庚子屬且省試先期謂檢討君始吾以紀幸得偕計吏中如大父成化庚子時足矣顧安得遂至如曾大父為第五人也然吾亦以十月二十日逝矣援

筆而識之壁已果如所言平居持論排難解紛量所能為各厭人望諸所嘗施惟恐見之即至相負置而不校卒之日以書一帙屬檢討君曰此我所見聞諸陰德行事也爾惟勿負朝廷而虐百姓以竊比於此哉凡七年檢討君第進士以庶吉士除令官尋推恩贈公封太孺人云太孺人者亦武定人父巽四川保寧府通判母曰郝氏初太孺人適公時咸謂貴家女豈任椎布操作為新婦乎乃孺人事嫂如嚴姑每雞鳴起視具嫂不知也

公既與孺人脫身出則愈益服勞節約以佐公更造即公意所欲問遺贈恤必從臾力贊務出其厚曰吾安得受簪珥篋笥俾君子困於義也檢討公出諸懷抱之中生不令持一錢曰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有識之後何以尺箠禁乎及就養京師則謂檢討君今祿孰與既廩學官時若更修小禮曲意貴人左右之助何以稱通經術不失家世也寧課僮僕掘野以蔬而滌庛以爨不願爾有此矣癸丑檢討君奉使河南孺人歸家暫詣武

定既再如京師則孺人輒病丁巳檢討君復以假請奉孺人歸踰年又病則謂檢討君即吾不起勿儌福於釋氏謂瞿孺人我所為負牀之望無亦新婦緩帶之慮乎已乃卒蓋戊午二月十有四日也公生弘治庚戌十有二月八日卒於識璧之日壽五十有一孺人生弘治辛亥五月十有六日壽六十有八子一人曰士僭即檢討君婦即瞿孺人孫一人曰居聘舉人劉宗禹女太孺人既卒妾高所生也孫女三人長許聘陝西布政司叅議

張嵐子志次許聘廣東道御史薛樟子炤次許聘舉人潘子雨子鳳翎則皆出翟孺人居與所許聘薛氏潘氏者二女不幸夭所置宗人子為後者一人曰聯為娶婦趙氏亦武定人贈君以上皆葬武定不遠有廢碑於塋者審理公以下葬歷城東閔子騫塚傍而公在焉戊午葬孺人乃啓壙則更為塗泥不得已以祔矣辛酉十有二月十有八日改葬于長清縣之鳳凰山在歷城縣西南三十里余惟師學廢則六經無顓門東海孟卿家世

為禮乃更使其子喜從田王孫受易孰若公家四世守曲臺之訓釋禓而傅入詵王者稱賛命之儒四大臣一時出門下而儼然論石渠之署也向使輒分更造怏怏有德色斯德州逆旅中恝然絶憐而收我之望以自分於溝壑恝然絶憐而收我之望以自分於溝壑則豈獨其凡近若哉及觀翟君之事葢其天性信義篤於信數如此矣人亦孰不欲節約而卒以侈敗則所嘗施不當也與不期衆期於當戹不然豈其一聽所欲問遺贈郵

而務出其厚必不能矣公既收伯凡而孺人撫其孤及公與孺人之喪宗人喪焉緦者以功功者以朞豈為人人悅之哉至其教檢討君通經術不失家世𡡾然富貴之際矣好老莊諸家言而不惑於釋氏又何較然於晝夜之說也斯古稱同德者乎乃為銘銘曰神明之胄家是承既竄乃復以儒興藩禮聿修崇舊恩于時大臣駢出門爰在中葉潛德敷因心則友藐諸孤太史駿發世厥經取諸𥙿抱孚王廷鶉火式靈開氣先宜爾子孫萬

斯年

明誥贈奉政大夫刑部浙江清吏司郎中方公

暨配贈太宜人姚氏合葬墓誌銘

方公既歿之八年為隆慶己巳乃仲子子賓卜得篁墩上阜將以某年月日葬焉而太宜人祔之也則謂余曰邑之瑞林故祖兆也先是族人鬻之先君子贖之而率族人營葬其側以次當陵元故祖塚上為非順也乃受塚前隙地而先太宜人之偏在焉且十餘年危受水患

然既以杜鬻者猶則先君子之志也乃今所請為誌誌諸篁墩上阜者矣誌曰方公諱祥慶字德徵其先出漢大司馬長史紘至隋有惠誠者為歙令子叔游因家焉歷宋居環山四傳曰十七者遷忠堂又四傳則元大都路使慶孫也慶孫生全全生繼祖繼祖生仲榮仲榮生貴質貴質生永寧永寧生富清娶朱氏是生公公生恂恂長者於鄉黨出不具車馬所居纔蔽風雨布衣蔬食晏如也甫弱冠會父當送戍于邊則請行不許請之行

往役里中蓋二十餘年又不以任二弟視二弟生産不知其不及也里中而賦必先輸以代匱者畢計而償者舉子錢辭曰以余在里中不能振諸君之急而因以為利乎後有賦里中競勸惟恐公先輸之矣率為置義倉里中召父老以社伏臘有事焉常慕大父之為人身布衣而邑令朱君使攝彈室命里中是稱平也豈予敢望哉然結林有訟者以公居閒解之全其家矣而里中父老若子弟蓋由是無復身逮于有司公生八十年以子

賓奏最封工部營繕司署員外郎主事明年辛酉正月九日辛父老奉主于社矣隆慶改元子賓遷刑部浙江司郎中今上覃恩加贈公奉政大夫如子賓妣自太安人加贈太宜人云太宜人者諱壯真父曰道轉母謝氏二十而歸公逮事祖姑舅姑既有二子祖姑時已九十餘每飯必為太宜人祝曰吾頭而年若余而子若孫若余而子若孫之婦事而亦若而之事余也一浣衣經十餘年不易見里中紈綺子弟輒舉以誡諸子曰丈夫生

不能自食竊父兄餘焰夸毗鄉黨此斷緇祓文繡者耳吾不願汝曹有此行也今觀少保大學士江陵張公所為誌賢母具是矣生成化戊戌以子賓舉進士之明年嘉靖甲寅卒為七十有七歲公生二男子長良明娶汪氏次即子賓良曙也今為河南按察司副使娶葉氏封宜人二女子適程鑽張元安孫男十人一夔一鵬一鸞一麟一鶚良明出一元一德一貫一樂一敬副使君出也女不次曾孫男十二人矣余惟歙俗什七服賈而葬

者率治堪輿家言瑞林之徧贖諸旣鬻族舉德之即嫌於陵故祖塚上而嚙河受水不難數千里送戍于邊而難靥于杯土安在其為堪輿家言哉斯足有子賓矣佐賦公家而里中勸輸結林之訟者私焉君子曰借令里中類如公長者邑令拱手受成不以重乎生自本業没秩于社中太宜人自以祖姑之祝之也誡諸子自食可謂無德不報者哉余往奉太恭人亡狀卒於大梁署中子賓臨輒隕涕以不逮二親之永訣也少保公又云余

往江陵過繕部時視榷且滿不持一物去其清如此今
覵子實大梁署中何以異江陵視榷時也永訣大矣是
為銘銘曰社是饗而兆以食祝是昉而誠以息仲氏克
諧以慰其永懷維篁之敦然猗上阜之九然豈曰無瑞
林之干兮不如於焉即安兮

翟淑人墓誌銘

按狀翟淑人者章邱西錦川里人翟公洪季女也母劉
氏祖景華太學生山西太原府檢校始翟公狩郡中諸

長者與贈侍郎公交甚驩時淑人及侍郎公生六齡耳乃翟公輒約以為婚姻既三年翟公有歷城逮而疾作贈公果為率父老十數輩謁縣請任出就醫遂舁家視粥藥四十餘日唯謹竟卒又為含斂厝諸客位受弔若兄弟之喪名其子廷相已於葬而竣繇是諸長者皆謂翟公繫援贈公而自令白寃狀殯有所歸知人哉孰無緩急也居五年淑人來歸葢贈公與太淑人女畜之而使兄事侍郎公又三年稱冡婦矣三年公舉于鄉與為

贈公喪三年五年公第進士選庶吉士隨侍太淑人京
邸五年以公檢討考績封孺人明年公奉使周藩隨侍
太淑人歸濟南其冬從入京師又四年以公取急復隨
侍太淑人歸濟南明年又與為太淑人喪三年服闋又
三年復從公入京師事今上裕邸超為春坊右賛善三
年擢洗馬踰月隆慶改元從侍讀學士尋拜禮部右侍
郎兼翰林院學士計一歲而三遷焉天子覃恩乃淑人
有今封命下三日卒於京邸三月四日也距生嘉靖改

元壬午七月二十七日得年四十有六踰月公改令官兼如故云令甲三品妻喪無卹典公以積勞論帷幄上特降文諭祭禮部移遣山東布政司左布政使致焉工部下有司營壙兆起祠堂各如儀式矣公方日在經筵又充副總裁纂修世宗皇帝實録聖慈憫恻乃復聽暫解所署馳驅護淑人歸更賜金錢道路過喪兼期供職乃六月晦抵家厝於正寢卜是年八月十九日葬長清之鳳凰山太淑人墓側云余曰淑人之榮寵所得於上

何曲以備乎信乎濟南父老皆謂尹恭簡夫人以來未之有此也方淑人兄事公者三年而稱冢婦刑于友于無相瀆焉而太淑人身女畜之念奉質共修之義恩結於心即不能輒為公置妾鬱鬱令失志乃淑人勸日益力蓋自奉使歸濟南時年三十二而輒為公置妾矣既生子又輒為乳哺不知其非所出也人亦不知其所出嗚呼公自以太淑人遺孤所夙夜慮者後為大耳淑人既貴正不難於樛木之風斯公所繇委蛇於羔羊之節

而精意啓沃無貳命也不然入則鄉唐虞之閤道王法納乎聖聽出則參冢宰之重職功烈施乎政事乃退食自公不忘夙夜所為慮於太淑人者以奪于黽勉自效淑人與有識矣狀安得謂内有益友焉惟是上所降諭祭文固曰胡良臣眷懷方切而女士哀訃忽聞君之於臣分其大哉惟是淑人國猶頫之豈為幸乎而榮寵得諸上者不一而足也淑人少食貧粱肉粗糲而綺縞疏布既貴安焉至周困窮見唯為惠即傾筐筥無厭色必

先宗人次太淑人外家次諸𡚸以為差自稱冢婦至有母道一視太淑人家法動則曰吾聞之先姑葢四十年相承唯一德太淑人片帛寸縷必組紃就業淑人躬秉刀尺稱御之量太淑人比歲寢疾恭人夙夜祝北斗自代啖茹衣單三歴寒暑朝夕上執饋數進必鮮下至厠牏浣濯不以委諸婢制有曰茂昭孝敬存于勤儉茲其槩已余既已為贈公太淑人志銘不忘先役令重得以具列如此贈侍郎公諱某太淑人姓郭氏侍郎公名某

淑人生四子八女今惟一女存適陜西布政司叅議張嵐次子郡學生志庶子二女三人今存者子一曰誥未聘女一許聘户部郎中劉宗岱子某先是所立宗人子聨以其父母無别子求去厚遣之逾年而誥生公自以淑人若將不更置繼室者又所營壙兆本上特典非旨不得擅啓非封三品不得入也即百歲後葬其所出者異壙同兆矣是又何自禜寵淑人篤以遠也寧能知百歲而後誥輩所封其自出乎且何遽自三品之凡以

淑人乎乃為銘銘曰于以其偶相夫則友于以其婦齊姑則母堂上燕女以覲人能產無常乳厥宗嗣興壼政孔從惟帷斯藉聖德孔容啓沃斯逞特頒䘏典躋禮充恩寧渝今申大誼是存帝眷良臣錫稱曰士以承諭祭既多受祉司空政役有壙畢如天子命我於焉安居

明封太安人潘母趙氏墓誌銘

太安人者趙公玉之女也既聘於潘屬翁鐸疾革暫詣視鬻藥不起輒留事承德君時年十有五歲耳葢諸嫂

不敢以其少易之承德君尋報府為王中使收租東阿陽穀間出者率半歲太安人奉姑李即無不如承德君在母前李遇之輒異於諸婦蓋三十年生三子子雨邯鄲令子震邑諸生子霓行人户部員外郎承德君出者率半歲即三子又無不以事父者併事太安人蓋五十年歲己未以户部君封太安人壬辰邯鄲君迎養邑中明年户部君左遷汝州走邯鄲道謁太安人而太安人某月日卒矣汝州君復走邯鄲道與邯鄲君執紼柬也余

惟太安人為婦時十有五歲耳又暫詣留猝不及奉無違之訓承德君又季子乃使季無夙夜行役之慼是為倚其子於堂下豈不難哉葢五十年三子者無不以事承德君者併事母是兼理夫道也人情嚴父而怙愛於母非其道承德君出者率半歲何以使三子有令日又不然豈其備百行集衆美而夫是不宜子是不令以為太安人頤乎必不能矣據邯鄲君狀太安人性喜施好聞善言叱詈不出於梱正寢之夕大風仆屏匽先是安人

見二紫衣女子侍焉意獨奇之矣嘗謁壠值負弱於道
恭然荄也田者復用銍於巖間即戲額稱曰語固有之
墾田及青天斵薪及黄泉其好聞善言如此即漆室之
憂國奚擇哉承德君名相封户部主事先四年卒檢討
殷君有誌太安人生於成化某年三月六日凡七十四
歲癸亥八月二十有六日與承德君合葬平山之麓是
為銘銘曰以其夫子於姑以其子父於夫維兹壙之永
圖

滄溟集卷二十二